**《1942》**

　　如果说李安以一种带有魔幻色彩的《少年派》讲述了关于人类流浪的心灵史;灾难电影《2012》以3D版的新包装将人们带到一个末日狂奔。那么，冯小刚类似纪实手法的《一九四二》将观众们带回过去，带回那段最不堪回首的往事。

　　从片名上看，影片《一九四二》年似乎在我们的记忆中并无标志性的事件发生，就如同冯小刚在影视表演开始前赘述的一样，也许存在世人记忆深处的，有甘地绝食，丘吉尔感冒，却独独不记得在那一年严冬的河南，饿殍遍野，有300万人饿死。如果给这部电影换一个名字，也许能比现在的更加贴切——《大逃荒》。

　　如今的人们，似乎很难因为饥寒交迫而因此与电影产生共鸣。在零点的午夜场，大家吹着空调吃着汉堡爆米花，有些浮躁的落座，欣赏自己的先人“逃荒”的悲惨经历，能有多少感悟不得而知。

　　一九四二年的河南，中日军队在此陷入胶着状态，大面积的蝗虫和旱灾使得夏秋两季绝收。在没有粮食的日子里，最后的出路就是贩人，年轻的闺女媳妇通常被买去周家口等地的窑子。电影中，徐帆饰演的花枝在失去丈夫后，为了孩子能够有一口吃的，在于男人一夜夫妻之后又将自己买了出去，临走之时，她对仅处了一天的丈夫说：“你来，我的裤子囫囵(完整)一些，咱俩脱下换一下吧。”男人听罢，默默无语，只能无能为力的目送马车离去。

　　天灾也许还可以用“逃离”来解决，可是战争带来的伤害却是避无可避。即使河南已沦为半壁江山，仍是国民政府手里的粮食支柱，从河南征购的粮食支撑着整个西北的军队、官僚和城市。天灾来时，农民手中仅有的余粮也被搜刮殆尽，军粮供给亦不可少。当时的国民政府，从蒋介石开始，对于这场饥荒带来的灾难就处于“甩包袱”的态度。他假装不相信的态度也并未避过《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当面递上的血淋淋的灾情照片，中国人向来就是乐忠于报喜不报忧的。即便是最后拨下的救灾粮食，要支付军粮开始，打点上下级关系，最后到达灾民手中的已是寥寥。

　　此次，冯小刚用几条主线齐头并进的手法讲述这个故事，在故事的完整性上基本可以打80分。灾民与政府的主线上力度够力，但西方视角与宗教的两条线上体现得略显孱弱。尤其宗教线上，张涵予饰演的传教士不了了之的结局让人倍感遗憾。整部影片在剪辑与节奏的把握上显出导演对于历史题材掌控的不足，几条主线场景的切换也显得过于生硬。

　　从演员的选择上，不难看出冯小刚的“野心”。张国立、陈道明、徐帆，张涵予等人自不在话下，好莱坞影帝阿德里安•布劳迪和蒂姆•罗宾斯的加盟岁有打酱油之嫌，但其二人一出现恍惚中还是有置身好莱坞大片的感觉。从剧情、电影类型来说，此片真不必要非得找影帝级的人马来扮演，由此可见，华谊大举拓展海外市场之“野心”。

　　作为导演的冯小刚的身段如今已经在无形间被这个世界和他自己拉高，从《集结号》他开始把自己拉升到一个高度上，此次的《一九四二》宏观的表述也并不像《唐山大地震》这种同样是灾难题材的电影般突出细节情感。他非常希望告诉大家他不仅能够拍摄脍炙人口的喜剧，更能够拍出有思想内涵有深度的能够被称之为经典的作品，这种对于成功与肯定的“饥饿感”恰巧呼应了这部新作。